

# 新中華

第五十三期

北平大學第一院 通訊處 出版日一月廿一年三十二

## 評壇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且看今後之張學良

薩爾問題

關稅庫券一萬萬

閩變之善後問題

退行現象的BLOC經濟

德國國社黨對東歐之威脅

學校新聞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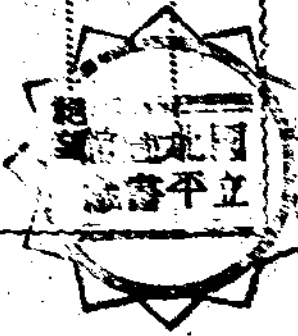
.....

.....

.....

.....

.....



每大期洋二分



###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方

在中國很負有聲望的美國文學家白克夫人 (Mrs. Pearl S. Buck) 著過一本小說，名叫「大地」，書中描寫中國農村經濟之凋敝，農民生計之困苦，文筆淋漓盡致，讀之不勝感慨。再從另一方面看來，中國又是一個「大海」，海上之風無論來自何方，時常與波作浪，中國人民宛若旅客，坐在腐爛不堪修造未竣的大船之中，見風就怕，遇浪就危。

閩變發生，算是從東南風變西南風而起的一場大波。現在福州雖已克復，而逆軍尚在退守漳泉再作困鬥，由此証實這場風波尚未平息。但船上的旅客死者已頗多，而貨物的損失亦不少。最近報載：第四十一軍軍長孫殿英率其所部，以西開沃野屯殖為名，假道寧夏，首將磁口佔領，與馬鴻逵部發生衝突，近在石嘴子一帶雙方已經開始戰爭。果然，西北風又來「大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固然，這場風醞釀已久，稍知氣象者即知此風將來，此波必起；但船主大副二副與水手們倘能同心協力，拿定輪船之方針，順從平靜的路線，則可避免此場風波。可是大家不此之圖，當然要來冒險。

平心而論，這次風波之再起，孫殿英要負極大責任。因當孫氏奉命屯墾青西之時，北平軍事分會鑒於青西地方之貧瘠，屯墾之初，不宜容納軍隊過多，乃限定孫部騎兵兩團，步兵六團，每月接濟餉精二十五萬元。但孫氏之野心甚大，抱定「多多益善」主義，不僅不把劣弱者裁汰，而且濫收軍隊增至七八萬之多。遂於西開之時，即為青西人民反對，甯甘當局拒絕，後經中央電令停止進行，暫駐五臨過冬，待後酌量情形，設法西開。此次孫軍未奉繼續西進之命令，祇得晉省當局之同意，本月十日電向中央北平報告，十一日即將所部開赴沃野，假道寧夏，引起戰爭，在手續上孫軍顯有錯誤，在軍令上孫軍亦有抗違，由此可知，孫軍似有故意掀起風波，擾攘「大海」之趨勢。

中央方面亦不能完全卸却其應負的責任。當中央命令孫軍開赴青屯殖之時，在兵額與餉項上既然加以限制，何不在此西開之前予以點驗？中央既令其開拔於前，後因甘青省當局反對，復令其停止於後，在手續上有點疏忽，在



### 北

#### 教授的「泣」

泣這是一件多麼可寶貴的東西，所以人每逢山窮水盡，走頭無路可走的時候，很自然的就繼之以泣，好像一泣而千愁解，一泣而百計生，互古以來無論風流雅士，無論蓋世英雄，均難逃這種定律，所以阮籍有窮途之泣，霸王有項下之泣。泣這是多麼偉大的東西，尤其是女人的泣。譬如一對愛侶中間，無論發生了如何大的醋海波瀾，祇要一泣，保險能風平浪靜下去。不僅此也，就是軍國大事，仍可以泣來解決，所以戰國時代，伍員領着吳國的大兵，誓師北伐，直搗楚都，

或信上大為損失。孫軍停止西開以後，中央應該嚴令其裁汰，以合限制，並且設法使其西開，以符名實。中央對此問題遲遲未辦，以致掀起這場大波，殊屬不幸！

總之，此次風波之起，中央有其疏忽，孫軍有其錯誤。此忽彼誤，我們坐在船上的旅客便要受殃。其實此次風波正在開始，尚未擴大，船主大副二副與水手們倘能和衷共濟，想出妥善的辦法尚可避免其害，而入平靜之一途。假若我們為旅客的能够安然渡這個汪洋大海，謝天謝地，也謝謝船主與水手諸人！

### 且看今後之張學良 絕望

好些人都說中國社會壞透了，往往作好事的人，受人排擠，傾軋，不能得公衆的擁護；反之，作壞事的人，倒能在社會上安然存在，名利雙收。於是結論着中國社會，是個毀人爐，是個不能存留好人的社會。

這種看法，實在錯誤極了。社會是測量好人壞人最好的晴雨表，態度是極端公正的。譬如馬占山孤軍抗日，一躍而為民族英雄，受四萬萬人之頂禮膜拜；蔣蔡淞滬一戰，即時名震全國，遐邇咸知，雖婦人孺子，亦莫不聞二將軍之名而生無限之景仰。及至馬占山一度受任為國軍政部長，蔣蔡背叛中央，則民衆之認識驟變，一世英名，轉瞬又付諸流水。

張學良曾負守土重責，初失遼吉黑三省，繼棄熱河，乃下野而漫遊歐洲，今又回抵上海矣。東四省之淪亡，委全責于張氏個人，固非持平之論，然張氏負最高軍事之責，以不抗抵而失國土，自亦不能辭其咎。傳張氏有出任軍政部長，或豫鄂皖閩匪總司令等要職之說，不論彼將來究負何項名義，吾人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義，于今後之張氏，望有以自新，一洗其歷史上之污點。

張氏于十一日在滬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述其歐遊感想後，結論謂「至于我是否作事，我是當軍人的，惟有聽從命令，國家如有用我的地方，我自度力能勝任，決不敢偷閒，自度不能勝任，決不敢一誤再誤。我始終不變的志願，是維持和平，促進統一，向生產建設之途邁進。志不得行，擬再出國外調查研究。」從這段話上看，張氏個人，彷彿有相當的覺悟了。在過去二十二年不斷的內戰中，我們對於軍人惟一的，消極方面的希望，就是「維持和平，促進統一」。換句話說，不能再演循環內戰了。可是，在國難日深的今日，閩變初平，西北孫馬之戰又發，長夜漫漫，何時獲旦？望張氏牢記此言，為和平統一而努力，庶幾能多消滅一部之糾紛，國家之元氣，即得多留一線，而國人對於張氏之觀感，亦可一新也。張氏其勉旃。

顧及死尸，這多麼不人道的事，設若沒有申包胥的棄廷一位，楚國的滅亡，絕不成問題了。由此看來「泣」是多麼偉大而可寶貴的一件東西。可惜民八出席巴黎和會的外交當局，與去年簽塘沽協訂的政整委員長黃氏，均不能運用這種法寶，不然絕不會有這樣喪權辱國的條約吧！

最高學府的教授，因生於南洋，長於英倫，一生的學問與經驗，底底確確比我國的外交當局，豐富優越的多。所以他仍能運用他的法寶——泣。教授來北大後，授課於英文系，以言談流利，會話擅長，見喜於學生。奈為時稍久，學生識其滿腹空空多為問題以難之，使教授難於答覆羞愧交加，面帶青色由此教授對發問題之學生，恨之刺骨一律與以不及格之處分迫令留級。故今

### 薩爾問題

薩

國聯行政院于本月十五日開七十八屆會議，法國代表瑪西格里要求日內討論薩爾區域舉行公民投票問題時，宜使德國能以參加。于是薩爾問題又引起一般人之注意了。

鐵和煤是近代一切工業的基礎。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完結後，德國佔領了法國煤鐵產量最多的亞爾賽斯，羅蘭二州，因此不多年德國工業的發展，突飛猛進。歐戰後，法國把亞爾賽斯收回了，看見德國薩爾區域的煤產豐富，又有存儲的企圖。薩爾共有七百萬噸的煤礦，六十五萬的德國居民，加上大量的煤產，怎不使法國垂涎欲滴。無奈好事多磨，受美國總統威爾遜之堅強反對，並以返國力爭，後來才想出一個妥協辦法。將薩爾從德國分離出來，國聯特設一行政委員會治理，以當地人民之利益為前提。因為該地法國北部領區被德軍破壞，故將薩爾區域劃入法人管理，以為賠償。這樣在十五年以後，即一九三五年，由當地居民以投票方法，選擇下列三辦法處理：(一)劃歸法國；(二)仍由國聯治理；(三)返還德國。

今年是一九三四了，轉瞬明年即為一九三五，薩爾投票問題之實現，即迫于目前。很明顯的，德國的目的在收回薩爾，特別

是國社黨希特勒執政後，態度尤為堅持，並且曾向法國正式提出這種要求。法國的目的呢，自然是想依投票方法而得劃歸法國，至少須仍由國聯治理。至於以英法為主體的國聯，當然站在法國方面。

爲了要達到他們的目的，雙方都積極的在薩爾活動了。德國國社黨在薩爾秘密合作，措詞恐怖行爲，謀在可能範圍內，消滅希特勒度之反對勢力，俾薩爾區可復歸德國。法國乃公開地在薩爾活躍，並有欲要求國聯組織國聯警察，保持該地人民投票自由之說。

德國于上年已經退出了，這次法國要求在國聯討論薩爾問題時，仍請德國參加，牠的意思，無非恐國聯將薩爾投票問題決定後，遺德與國聯，避免德法間之直接衝突。那末德國是否願意參加呢？德國雖然退盟，從法理方面講，固未始不可參加，而事實上，國聯處理薩爾問題，也同法國直接處理差不多，德國不見得有利益，所以恐怕是拒絕的成分居多吧。

至于薩爾問題的將來，即投票的結果怎樣，現在也很難確定，從一方面看，薩爾歷史上即屬于德，人民又爲日耳曼人，同情于希特勒者亦不少，宜多傾于德。但從另一方面看，該地大部份人民奉天主教，而德國自社會黨，

年英文系留級之學生爲最多焉。教授滿希學生遭此打擊，定能各安其分而自己可以感震一時。不料學生再接再厲，誓與教授相週旋，向學校一再要求換人不得於是全遊簽名，迫教授自行辭職，而教授接此信後，鎮靜處之，仍按時授課若無其事然。該班某，爲教授之最力者，當場起立，申述前函爲全遊之意，迫教授辭職。而教授則答以「自信所授各課尚能得大部學生之歡心反對我者不過少數不用功之份子。」雙方各持其說，辯論頗殷，最後雙方同意，公尊重大多數之意見。今據該教授發言，奈十分做過去，全室寂然無聲之者。教授視此情況，自感生不逢時，命途多舛，年餘而立，韓中尚乏郎君，獨坐寒窗，時藉跳舞之消遣，不幸又遭遭課，決意見拒於英三，此舉又來自今



此項庫券的用途是「整理財政」！

第二，中國目前既沒有對外作戰，又沒有特別意外之需，那裏用得着籌劃非常經費！銀行積欠中既以中央銀行為數最巨，而中央銀行又有協助政府調劑金融之法定的義務，則這筆欠款早還晚還，都無不可。在這國家財政百孔千瘡的時代，償還中央銀行的墊款，救濟中央銀行，果為先急之務嗎？過去一年中，中央銀行獲利一千二百萬，在上海各中外銀行中，牠的營業狀況最好；就是隨時掛了這一筆帳，對於該行營業並沒有什麼影響！為了償還中央銀行墊款而發行巨額公債，未免小題大做，緩急不分了。

第三，償還銀行積欠更與建設事業不生關係。關於這一點，我們所注意的不是償還積欠的本身，而是這項墊款當時的用途。換言之，當時財政當局向銀行借來的，是否用於建設事業，值得我們注意的。如果所得的答案是「是

」，那還說得過去，如果「不是」，那就無怪

立法院委員們之以「加重政府負擔」責難財政當局了。去年宋子文經手的五千萬元美金之對美棉麥借款，不是「專作建設事業」之用嗎？姑無論此項棉麥借款是否有利於中國，畢竟有了這筆巨款，「專作建設之用」，財政當局就不會而且不必再以舉辦建設事業的名義，向各銀行借債了。可見，各銀行所墊的款，決不是用於建設事業。孔祥熙此次舉動，充其量不過使中央銀行多得一次回扣，政府多受一番損失，民衆多感一回痛苦；與所謂建設事業豈不離題千里？

總之，這次開稅庫券既不是以整理財政，供給非常需要為目的，又不是以舉辦建設事業為募集此項巨債的動機；無補於民，更無補於國；單純予銀行界及與銀行界有關係的人們添一個發財的機會罷了！



# 閩變之善後問題

庚直

往尤為密切，打破從來之舊習，而開全校未有之新風。聞該班共同籌費已將一九三七班友錄印妥，每人一冊，其中第一名即為石妃，下面並註有履歷藉貫小傳和通訊處，以便互相來往，並將於考試完畢，舉行盛大之話別會，藉資聯歡。聞一般好事之徒視此，將聯名上西宮書於學校，請求招生時破格多取廖登女郎，則北大多年暮氣，既能一掃而空，全校師生重登融融睦睦之新途徑云。

## 迷死辭典發預約

北大自羅某所著之迷死辭典，一二八事變，隨商務印書館，毀於倭敵之炮火後，雖經商務印書館總編輯王雲五屢次電促羅某重修，而羅因執業某中學，未暇兼顧故轉薦文學院田某以自代，田羅本屬至交，初羅之詞典，大部出於田之手筆，故日

閩變出人意料之外的暴發出來，亦出人意料之外地迅速的消滅下去，福建之必有變動，與變動之必歸於消滅，雖在人意中，但這時間的短促，使吾人對於民族的前途，抱着意外的安慰。

閩變的克服，不僅限於形式方面。光復福州，因而福建主席得在原來省會所在地行使職權，這僅是一種形式的克服。實質的克服，在於這樣的三方面：第一，在軍事上叛逆的主力，已被擊滅了。報載連軍精銳六萬人，傷亡已逾三萬。此後連軍不僅沒有反攻能力，而且不能保持原有的陣容。第二，在輿論上，叛逆的克服使人們對於民族的前途多抱一些希望。在閩變初起，揭出許多野合私生的主張之後，近視的人們，曾一度認為叛變的本身，至少代表一部份合理的要求，然而稍經理論上的批判，這些野合私生的主張立即粉碎。福州未克服前，近視的人們已經能够遠視一些了，淺薄的謬論，大部份已被糾正過來，於是叛亂的活動，一致地認為只是一種單純的叛亂。這樣叛變被克服，不僅是事實的克服，而且是人心的克服，此後陳李諸人絕不能再製造一些什麼花樣了。第三，諸侯們消極的自覺，也構成這次叛變克服的確實性。在閩變初起，最令人惡心的不過廣東與廣西的行動了。如果兩廣採取一種

分裂民族的積極行動，則這叛亂必被延長下來。從閩變發生後，兩廣即表現一種消極的陣容，這在積極方面對於討逆的軍事沒有幫助，但在消極上却有些效力。福州克復了，陳濟棠即封閉十九路軍在粵的辦事處，拒絕十九路軍的協助，閩兵入閩接收地盤，這雖是一種搶地盤的行動，但從他不贊助叛逆方面看來，證明他們已有充分的消極的自覺。年來廣東有幾年計劃，廣西亦有幾年計劃，這從中國目前實質上的統一去看，勿寧說是一種結核運動；但從目前形式上的統一與將來實質上的統一去看，則此種消極的自覺，不與風作浪，不甘為戎首，實係中國目前現實的政治下，較有利的民族的態度。叛變的影響，可以波及西南，而西南的諸侯們充分表現消極的自覺，這樣才能使我們承認這叛變確實被克服下來。

叛變是確實地被克服了，但是確實的克服，并不否定殘餘的矛盾。在殘餘的矛盾未得解決之前，克服的工作仍不能說是業已完成，這樣便產生各色的善後問題。

一，成爲一切問題之首要的是福建的秩序問題。自然，一切由於交戰狀態所引起的民衆的不安，在戰爭一旦終止之後，亦同時解除。至於民衆因叛亂所受的損失，爲着無法補救的原故，只好不談補救問題了。我們所認爲可慮

某既然膺此重任，並聘王李等數人，爲其助理，採王雲五所發明之四角號碼方法以期檢查敏捷，附照片，小傳與特殊之嗜好。特約胡博士代題書名，徐悲鴻代作封面，與滬演諸名人作叙與跋，定於二月中旬出版現已發售預約。一般摩登青年悉此，均欣欣然而有喜色云云。

### 五夫人宴女生

北大師生，向無聯絡之機會，除課堂中見面外，且不來往，故師生間缺乏感情之維繫，該校長蔣夢麟氏有感於此，於是由其夫人陶會毅，邀同劉樹杞夫人李葆璋，周炳琳夫人魏璧，樊際昌夫人張侃仙，鄧天挺夫人周雅眉等五人，於本月六日下午四時，共邀女生茶敘，並特邀業已休學之唐后馬氏出席。屆時羣花相聚，百美一堂，大有開美人比賽會之勢。周炳琳樊際昌鄧天挺等亦屆

的秩序問題，是一切討亂時所發動的別動隊的善後問題。這些隊伍，在這一天的工作中，自有不可忽視的功績，但他們本身的組織，絕不能說是健全，於是在未來的福建當總下，他們有破壞福建統一的秩序的可能。政府對於這種烏合的隊伍，應改編的改編，應安置的安置。福建在已往，同許多省份一樣，曾被雜牌軍隊分割蹂躪過，這次，在叛逆討平之後，不能讓那種現象恢復過來。

二、爲十九路軍之歸宿問題。十九路軍應否隨陳李諸人之後，完全歸於消滅呢？能否如陳李諸人之政治生命一樣，一旦暴露其破壞民族國家之面目後，便永歸於消滅呢？十九路軍的大部份參加這次叛亂，是封建的報恩行動呢？是如陳李一樣具有叛亂意識呢？只消考慮這樣的問題，吾人便可預測十九路軍之將來。十九路軍的主力是被擊破了，但是仍然殘留着二三十萬人，本着不逼囚獸的原則，政府應出一種剿撫兼施的手段。而且在閩南，牽連着廣東問題，共匪問題，恐怕作澈底的解決，引起意外的變化，過去在各種內亂當中，不乏先例，於是我們想十九路軍之歸宿，將是這樣：叛逆禍首離開隊伍，仍以與十九路軍有關係者前往統率。在這裏，吾人認爲應注意地，是此項隊伍以後之教育問題。中國的軍隊，太過於私

產化了，像十九路軍這次的行動，便表現就是我們平常認爲很好的軍隊，仍然是他們舊時長官的私產。十九路軍的隊伍，應予保留，但那封建的意識，家奴化的意識，則應予以肅清。

三、爲廣東之進兵福建問題。陳濟棠在閩變初起時，唱出所謂保護安民，那可說是一種消極的自覺。逆軍失敗後，他又乘虛派兵入閩南，這雖說不是對中國的统一取積極的敵對行動，但顯然表示出有乘機擴充地盤之意。閩南接近廣東，因而在當地的性質上，也接近廣東，於是佔據閩南，便佔據福建的精華。這事件的將來，積極的可以尖銳廣東之離心運動，消極地也可以影響福建的財政與民政問題。這件事，自然第一希望陳濟棠有進一步的自覺，放棄其擴大地盤的企圖，其次希望閩南的粵軍駐紮只成單純的駐軍問題，不影響福建省的行政。

四、爲包圍狀態之剿匪問題。從閩變的迅速收平，共匪不能乘機破圍看來，共匪的力量在軍事上比地理上要易於克服些，換言之，共匪不能出匪窠作主力戰。但是，共匪這次雖沒有破出福建，共匪爲奪取海口，福建仍隨時受着共匪的覬覦。而且閩贛交界地，多爲共產出沒的所在，今後的福建，無疑的佔着剿匪的一

時出席。茶點進後，醜態夾錯，杯盤狼藉，嘻嘻笑笑，其樂也融融，開未來之盛狀。而紅樓新貴熊潤齡氏，應陶張二夫人之請，重跳查爾斯登舞於高台上，雖着優美，而高根革履，短髮蓬蓬，更顯其娉婷婷婷之狀，鮮艷無比。於是掌聲隨叫者好聲，煢遠一室，舞畢。數學系三年趙淑玉女士，亦因人推請，獨唱昆曲「遊園」一曲，音尤未了，而以交際著名，鮮艷無比之王露芬氏入場，大衆目標又咸集於王氏，經衆人力邀結果，王女士與馬瑛（馬珏之妹）共唱「遊園驚夢」，朱唇慢啓清婉可愛，悲歌婉轉，尤足動人。唱罷一片掌聲，應時而起。蔣獎二人更各說故事，因博得哄堂大笑，直至六時始相告散。爲北大多年來絕大之盛會云云。



部份的主力。國地多土匪，此種土匪，隨時都有掛出紅旗的可能，政府應嚴厲地肅清閩省土匪建設福建的農村，使共匪不能混入。這樣不僅不會破壞對共匪的圍剿計劃，而可增加許多的助力。

五、為對抗暴日之華南根據地問題。日本依據台灣與福建的隣近，為着福建在海上交通的重要，她的心中，以福建為華南的滿洲。當閩變初起，日本即有若干想乘機進佔福建的表示，這或是由於機會的缺乏，或是由於國際環境的壓迫，幸而沒有演出第二九一八的國難。但是日本在一切可能的狀況下，她必然的進佔福建，這樣，福建的地位，在抗日的立場上

說，又佔據了戰爭的前鋒。在中日的未來戰爭中，中國各地方的個別防守，或甚於主力作戰。福建是日本在華南最先佔領的地域，在這裏的國防，應看得格外的嚴重。如果日本攻福建，以福建部份的力量可以抵抗些時，這於民族戰爭的前途實有裨益。

在閩變克服後，四中全會即將開幕了。人們都宣稱着全會將致力於政治改革問題。我們與這種希望的含義一樣的希望中心建設之急進。我們相信為防止一切叛亂，而有把握鎮壓一切叛亂，必需中心建設之完成。閩變的善後問題，是特殊事件的各別問題，全會應致力於，是一切開國之根本問題，這樣我們希望着。

## 退行現象的BLOC經濟

孫孫

BLOC (經濟團體)論，是日本論壇最近的意見。然而，從各方面去作各色各樣不同的見解，所以還沒有明確的BLOC的定義。尤其是

在其重要的一點，向左右方的問題，使BLOC的本質定多一變了。所謂重要的一點，即是「領土的問題」。BLOC的成立，是包含領土的問題的。有一位政治學大家主張領土的問題是BLOC的必要條件。如果依據這種見解，在沒有領土支配關係的場合，BLOC

就不能成立。因此，在今日日本能够成為相當有力的亞細亞主義論者所主張的亞細亞民族BLOC的結成等等，完全是空話，而根本不

成問題的。但是，在實際上是如此也好吧。如果領土的問題是BLOC必然的條件，則在今日普遍的BLOC之中，也有十分數不往的成分存在着。我們說那種聚不往的成分不是BLOC也可以。但是，本來，BLOC就是在聚不往的領土的關係上，也應該開始發生BLOC的結成。

## 中英文系口口班師生聯歡會拾零

十八羅漢

為哥拉屎系口口班鑒於師生感情有聯絡之必要，爰於某日午後舉行盛大隆重之師生聯歡會，該系之牛鬼蛇神咸羅致焉；而學校最高當局，綽號大鳥又名老老者，亦在被邀之列，魚貫成行，高矮粗細不一，酷似北海大西天內之十八羅漢。

麵包堆

首由形若麵包之該系主任L其姓者，起我調詞，略謂：鄙本身不才，忝稱主任，誠恐汲深淺短，隕越滋虞，迄今年餘，建樹毫無，自感身無長術，豈敢「主任」云乎哉！吾父於生前，暇輒調香以多念書，少化錢「六字，而師之訓學生，亦尤父之訓子，父訓子而子必順，否則即屬不孝，忤逆，罪不容諱

所謂領土的關係與BLOC者，不是要在必然的關係上被結成。若領土的關係為BLOC不可分的條件，則在被稱為世界五大BLOC之中的美國BLOC以及以法蘭西為中心的歐洲小國的BLOC——即所謂金本位BLOC——馬上就要被趕出BLOC的圈外，至於亞細亞BLOC等等，那是更談不到。甚至日滿BLOC，在一種嚴密的意味上，也不是BLOC，只可以說日滿現時的關係，解釋為殖民地的支配關係，而強說那是屬於BLOC的本質。真正的BLOC，只有蘇聯與英帝國，然而，不待說那也不是完全成功的了。如果一般的BLOC要求領土的關係，則現在就不該重新創造BLOC的時代等等，從來，世界也確實實地分為了好幾個BLOC了。要之，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及準殖民地的支配關係，豈不是都不過是一種BLOC嗎？

現時所高唱BLOC，如果要看作權是離了領土觀念，則其本質，就不該稱作「美滿的BLOC」，真正地應為BLOC，在維持金本位這一點，威著共通的利害，在其範圍內，採取類似的政策的歐洲BLOC，也很明白的，可說為BLOC，而加拿大一方面在英帝國的BLOC之中，他方面又為美國BLOC的一員而存在著，也不是矛盾。固然，BLOC在由於領土的關係所結成的時候，其成立是較為容易，而且

BLOC的統制也總得著一種更有效的利益是不能否定的。然而決不能以這一種便宜論，就可以左右BLOC的本質。

使領土的關係參入於BLOC的論者，始終有很強意識繼續其政治BLOC的嫌疑。也包含了軍事上意味的政治BLOC，在事實上，那是以為在經濟BLOC之外的。但是，這只不過如此想而已，像這樣單調的實在，都是無意味的東西。政治的BLOC，為了要立經濟BLOC，是很方便地組織了，在根本上，始終還是經濟BLOC。換言之，政治BLOC，是經濟BLOC內體的一機件，沒有獨立存在的價值。世界BLOC分裂的原因，是在如後述的經濟上的這一點。總之，所謂BLOC者，是指經濟BLOC。再則，即使我們能設想一政治BLOC，不消說這也不是與領土的支配關係同一意義。離開了領土的關係，也能有幾種政治BLOC的關係存在，有所謂門羅主義的結合，也有日滿間政治的結合關係。把政治的BLOC，僅解釋為包含如像殖民地的支配關係的領土觀念的意味，這是很大的錯誤。

照這樣看來，作者就其勇敢地大膽把如下的BLOC的意義來規定，但這始終是一種假想，我沒有一種自信BLOC的本質，完全沒有遺漏而能整個表現出來；然而，我也不能說這

，今吾對爾等之父，讚賞等「多念書少搗亂」六字，爾等本必若聆父訓而遵之，如是則可子子孫孫，蔚然可觀矣」言訖，毅然躍躍歸位。

大鳥解圍

當時全場大譁，莫不怒髮衝冠，摩拳擦掌，躍躍然欲將該系主任當場斷送其狗命以舒此忿，保安有責之大鳥，見勢不妙，遂起而鎮壓，曰：「彼因飲酒醉而不免言語失當，爾等未見其面耳張狂乎？幸各原諒是幸！」一掃風波，始告平息。

孟飛盤解

有頃，開始用茶點，均各爭先恐後，大球其論，聞得孟飛盤舞，登時沙沙之聲，與堂而起，有如驅之喝草，狗之吞食。

雞皮疙疸

茶點畢，舉行餘興，有及君者，獨奏「梵華林」聽者若獲瘡疾，遍身雞皮疙疸腫

不是很近似的一點。

「所謂B.L.O.C.者即是說是一種集團，在經濟上，政治上站在有比較利害共通的立場上的團體；又，在地理上，經濟上有密切關係的國家的團體，結合而為有一種統制的經濟，政治的團體。」

所謂這種統制，結合，不消說不僅是在一切的經濟部門總括地被實行者，而在感着共通利害的部門，更能作出某種程度的統制，結合，由於這種程度，當然B.L.O.C.的強弱就發生了。

## (二)

其次的問題，就是到底B.L.O.C.在經濟單位發展的階段上，占着什麼樣的地位呢？國內某大學，召集全國專門學校的經濟學士所舉行的辯論大會的題目，有「日滿B.L.O.C.論」，而送這個題目的辯士有七名，其全部，好像是豫先互相商量了似的，都把B.L.O.C.看作為是國民經濟發展移向世界經濟的過渡的現象。國民經濟時代去了，世界經濟時代就來了，這大概是不得已從走過頭的現代經濟單位的常識論來簡單地下這樣的斷定吧。實際上，只要稍做深一吟味，我想就有與之反對地位的人。

B.L.O.C.之逐漸開始成立為今日經濟單位組織的一新形態，不是由於國民經濟的發展，而

是從世界經濟退却。到了世界大戰，就是國民經濟時代，是任何人也不容置疑的吧。所謂國民經濟時代，換言之，即是就說國際的自由主義時代。各國根據各個不同的國民經濟政治表現的帝國主義政策，以富國強兵為目標，各國民經濟，處於一種尖銳的而且無秩序的亂雜的對立關係上。此種對立關係失掉了均衡，遂成為世界大戰的慘禍。戰後的各國，自覺到了尖銳的國際對立不可。這個已經在大戰善後的時候被表現為世界協同主義的思想。由於這種思想，組成了實際的國際關係。即是，為了牽制互相競爭的國家的活動，世界中的紛爭，以國際會議來處理，組織國際聯盟為其常設機關。在經濟上，國民經濟給與移向世界經濟的意義。在十數年前，沒有在人們口頭上的世界經濟以及國民經濟學，現在揭開了堂哉皇哉的新時代學的招牌，在大學校內也設講座了。實際上，太古經濟發展到了世界經濟，經濟單位的階段，已經是登峯造極了。

但是，在這裏，世界經濟主義者們，作了一個很大的錯誤。他們把世界經濟這種可貴的新的酒，毫不介意地原原本本地盛之於已經生鏽了的國民經濟的革囊中，在國民經濟的狹隘之上，便可笑的冠之以世界經濟的頭銜。即是，只有世界的指導者們以為是世界經濟，而且

調而起，以其技術卓越，抑揚懸殊故也。

### 險些嗚呼

復有一名美不勝之迷死，反串坐宮，女士面似磨盤，面終日苦心修飾，屢若地缸，而走路尤作曼娜之態，喉音尤為奇特，有如怪鳥哀鳴復似青蛙噴夜，當場來生，險些兒一命嗚呼，直至金烏西墜，始與盡面散云云。

### 法王下嫁之真實性

自本市某畫報傳出法宮花王將下嫁飛王消息後，頗引起各界士女之注意，記者為好奇心所驅使，乃遍訪各關係方面，以資水落石出，而利讀者視聽焉。

某畫報載此消息時，其結論，豈此項消息頗為驚人而不敢陡然誌認，還表示幾分疑義。經記者調查結果，此事乃完全屬實，雖胡適之博士亦不能不點頭稱是也。



give Process)。作者與蘇聯海軍地，以及  
SVO 經濟，第一種海行的組織。一旦國民  
經濟進入了和平時期，因為時局尚未穩定而  
回國經濟亦已恢復了，但是，海軍改革亦世界  
經濟的進步而回國經濟亦已恢復了，世界  
經濟的進步而回國經濟亦已恢復了，世界

### 德國國社黨對東歐之威脅 (續上期) 譯

但德人對東歐之威脅，第一種  
新經濟的組織，然而他們對東歐的出口  
經濟之威脅已極，其野心之強，自不可言  
。德人對東歐之威脅，第一種  
新經濟的組織，然而他們對東歐的出口  
經濟之威脅已極，其野心之強，自不可言  
。德人對東歐之威脅，第一種  
新經濟的組織，然而他們對東歐的出口  
經濟之威脅已極，其野心之強，自不可言

德人對東歐之威脅，第一種  
新經濟的組織，然而他們對東歐的出口  
經濟之威脅已極，其野心之強，自不可言  
。德人對東歐之威脅，第一種  
新經濟的組織，然而他們對東歐的出口  
經濟之威脅已極，其野心之強，自不可言  
。德人對東歐之威脅，第一種  
新經濟的組織，然而他們對東歐的出口  
經濟之威脅已極，其野心之強，自不可言

非凡，蓋二人一見即大談其  
情也。二王既此番談話後，  
往來頗勤，且時借往觀劇焉  
。德王臨行時，花王適赴專  
站送行，當車輪轉動時，  
花王的心弦早已隨之而去矣  
。當時，新聞記者往送德王  
之行者頗多，新聞記者亦不  
能免是這大名之花王者甚少  
，其報記者本與花王相識  
，花王與德王同行觀劇各節  
，彼亦知之甚悉，今又見其  
送行之情狀，遂大起疑竇。  
乃探其究竟，既而為之公  
論，於是花王下嫁德王  
，遂獲全案矣。

近因花王與德王之問，  
新聞記者，凡三日必有其案  
第一道，當時，是誠不備為  
德王之情者矣。

德王與德王，記者又不敢不  
提德王與德王，記者又不敢不  
提德王與德王，記者又不敢不  
提德王與德王，記者又不敢不  
提德王與德王，記者又不敢不







約在波茨坦會議上更作進一步之聯合，並且派出一會後委員會(Permanent Council)及一秘書處，以預備隨時討論小協約各國有關之問題。

捷克對於四強公約，雖然不大關心，而對於波茨坦會議所訂下德國之日漸富強，却使捷克不能不保持極大之注意。捷克以爲奧國，如列強不予以外交上之壓力，則奧國將受波茨坦會議之影響。在波茨坦會議時，如在波茨坦會議(Conference)一樣，他們對於德國之重要軍備，不該因爲是波茨坦，而且以爲是千萬萬種的事實。他們對軍備會議的信心，一點沒有了；實在說來，捷克對於任何世界會議，都失掉了信仰。會一與波茨坦相其索里尼爾波茨坦，會議時代，已經過去了過去。他們對於國聯，也一樣沒有信仰。用會議方法和國聯，他們簡直討厭透了。然而，他們這種厭惡之態度，由於甚麼呢？不是甚麼原因，是波茨坦。

大日耳曼主義，是捷克人的老仇敵。波茨坦時馬沙維克(Masaryk)爲波茨坦問題，出版了一個刊物，名爲「歐洲」(The Europe)，又于一九一八年出了一書，名爲「波茨坦名字」。他說他曾用文字及講演等，喚起他的國人，使他們明瞭大日耳曼主義對他們的危機。現在，這個危機，又重現了。對於這個問題，他們感覺得在

波茨坦會議進行之下，國聯會議無能，國聯日夫故，那末他們怎樣去應付呢？怎樣去守禦他們的邊境呢？捷克有訓練得很好的軍隊十四萬人，對哥斯拉夫及羅馬尼亞，又定能予以充分實力之援助；並且他們還希望法國在可能範圍內，給他們最大的動力。波茨坦站在他一方面，也是無問題。

記者這篇論文的大部材料，完全是最近波茨坦中所得來的。波茨坦會議法國陸軍總司令威爾遜(S. Wilson)氏，曾赴捷克京波茨坦，與捷克軍事當局討論今後法捷軍事合作之具體辦法。我在波茨坦時，看見一個英國電訊社消息，說在捷克的日耳曼國社黨及日耳曼國民黨，在上下兩院院中的十八位議員，都被當局停職了，黨部也被包圍，好些國社黨黨員都已被捕。

因爲國社黨人之種種態度，使德國之東部邊境，成了危險地帶。波茨坦外交當局，正嚴重地注視其發展。我們可以想到，波茨坦小協約之切實聯合，又有法國作他們的背景，或者可以使德國之氣候緩和。可是，將來究竟怎樣呢？那就看日後之變化如何了。(完)

律師鄧桂林事務所

電話一九一五 油房胡同十九號

一笑。而W君任事，甚至做女士之考題不是困難。

W君見此情況，以爲女士大加垂青，有意於己，乃修書求愛，不料數禮拜後，仍未接玉音。而女士過時一笑如故，W君乃再修書，如是者再，然皆如泥海塵，不

虛平，式微兩君鑒

：來稿甚善，請即

來社談！

編者

見覆者，當時：W君受此挫折，精神不安。現已理有用功，大改前非，以爲現中國社會之混亂，皆女人之罪也。

前日：記者見某女士偕一西裝男子相倚而行，狀頗嫵媚，不知W君見時，做何想矣。